

SHI JIE KE XU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吸引全球千万眼球的神秘经典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下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李丽琼 邵芳 编译)

严厉的月亮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严厉的月亮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著

李丽琼 主编

(下)

——人民日报出版社——



第二部 武装起来的暴民

第十四章

新生的国家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将整个国家凝聚成为一个整体。

瞧我怎么回事？把历史教材上的话都搬了出来。

说老实话，准备革命期间搞得挺扎实，当真干起来的时候来得太快，一阵风似的。一下子，就什么都是由我们管着了，可我们什么都没准备好，要做的事却有上千件。虽然月球上的政府已经被推翻了，但月球的真正统治者地球政府却仍然活得好好的。他们只消往月球发送一艘满载军队的登陆船，让巡洋舰进入轨道，一两周内，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重新收回月球。我们充其量只是一群暴民罢了，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

新的弹射器已测试完毕，但准备就绪可以发射的石头导弹少得可怜，我一个巴掌的手指头就能数过来——而且是左手。另外，弹射器既不是飞船的对手，也打不赢军队。我们有对抗飞船的方案，可当时也只是方案而已。新加坡月城倒是囤积了几百枝廉价激光枪（中国工程师真是聪明啊），却没多少人受过使用这些武器的训练。

还有，过去的政府在有些方面还是有用的，比如收购冰和谷



严厉的月亮

物，出售空气、水和能源。在十多个关键领域，政府不是拥有产权，就是拥有控制权。不管将来怎样，车轮终究是要转起来的。捣毁政府月城办公室的事恐怕是做得草率了些，因为档案和记录都被破坏掉了。这是我的看法。但教授却认为月球人——所有月球人——在革命中都需要一个被憎恨、被破坏的对象，月城办公室恰恰是这样一个被大众憎恨的对象，相对而言价值也是最小的。

★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幸好通讯是迈克控制，这就意味着我们基本上控制了一切。教授一开始就对地月之间的新闻报道实施了管制，让迈克审查信息，制造假新闻。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到我们搞清楚应该告诉地球什么情况为止。他还加上了一条，切断政府综合大楼和月球其他部分的联系。这样一来，综合大楼里的理查生天文台及其相关实验室如皮尔斯射电望远镜、月球物理站等机构也被孤立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地球科学家经常到月球来，在离心机上锻炼之后，他们的驻留时间可以长达六个月。目前在月球逗留的地球人绝大多数是科学家，只有寥寥几个游客——三十四位。对这批人肯定得想个办法，至于现在，禁止他们与地球通话就行了。

眼下，政府综合大楼的电话被切断了。即使在交通恢复之后，迈克仍不允许管铁舱在大楼附近任何管铁站停靠。交通恢复得很快，芬·尼尔森和他那一伙人干完他们的脏活就恢复了。

监守长官最后没有死，我们本来也没打算杀死他。教授是这么想的：只要监守长官活着，随时都可以弄死他；可如果他死了，我们需要他时他却不能复活。所以我们的计划是让他半死不活，只要让他和他的警卫丧失战斗力就行。一等迈克恢复氧气供应，我们立马就闯进去。

据迈克计算，在电扇全速运转的情况下，使房间氧气降到接近零大概需要四分多钟时间。所以我们打算用五分钟抽出氧气，接下来五分钟有限供氧，让里面的人氧气不足。然后我们撞开下



层大门，与此同时，迈克向房间里灌入纯氧，恢复正常空气。这么做应该不会杀死任何人，却足以把里面的人整晕过去，跟麻醉了一样彻底。我们只担心里面有人穿着增压服，或者全体都穿着增压服，那样的话，进攻一方就会有危险。不过即使这样，可能也没多大关系——氧气不足不易察觉，你可能直到晕过去都没意识到自己缺氧。新来月球的人最喜欢这么翘辫子。

于是，监守长官活下来了，同样活下来的还有他的三个女人。不过，监守长官虽然还活着，却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大脑长时间缺氧，成了植物人。警卫们虽然比他年轻，却没一个人活下来，死因都是缺氧性颈部坏死。

政府综合大楼其他地方没人受伤。灯一亮，氧气一恢复，就没事了，包括六名被关押在兵营里的强奸杀人犯。芬认为枪毙太便宜他们了，于是他自己当法官，他的队员作为陪审团，作出判决——犯人被剥去衣服，割断脚筋和手筋，然后交给政府综合大楼的女人们处置。后来发生的事我不愿多想，不过别指望他们能像玛利亚·莱恩斯那样熬过长时间的折磨。女人是奇怪的造物——她们可爱、和蔼、温柔，却比我们更残酷。

我再说说那些倒霉的告密者吧。怀娥早就准备好了，杀气腾腾，要把他们斩尽杀绝。真到了收拾他们的时候，她却没了胃口。我以为教授会同意她放他们一马，可他却摇摇头：“不，亲爱的怀娥，我虽然强烈反对使用暴力，但对付敌人只有两种方法：要么杀了他，要么把他变成朋友。两者之间的任何其他办法都是为将来种下祸根。出卖朋友的事，做过一次，肯定会有第二次。我们前路的路还很长，在这条路上，告密者是很危险的。他们必须消灭，而且是公开处决，让其他人引以为鉴。”

怀娥说：“教授，你曾说过，如果你给一个人判了死刑，你会亲自消灭他。现在你会这样做吗？”

“会，又不会。亲爱的女士，我手上沾着他们的血，他们的



严厉的月亮

死是我的责任。但我有个更好的办法，足以使未来的告密者魂飞魄散。”

于是亚当·塞勒涅公布了这些人的姓名住址，指出他们是前政府安全局长胡安·阿尔瓦雷斯雇用的秘密间谍。除此之外，亚当什么都没说。

其中一个人不断变换地址和姓名，躲了整整七个月。直到2077年初，他的尸体才出现在新利恩的气密闸门外。绝大多数告密者只拖了几个小时。

早在政变刚刚结束之时，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那就是亚当·塞勒涅自己。谁是亚当·塞勒涅？他在哪里？这是他发起的革命，他操纵着每个细节，每位同志都熟悉他的声音，现在我们都当众露面了……但亚当在哪里？

那天晚上我们集中在鸿运饭店L房间，上百件事同时涌来，大家想知道该怎么办，这些都需要我们立即决定。作出决定的间隙，我们反复讨论着亚当的事。与此同时，亚当则用另一套语汇处理不需要对话的诸般事宜，比如向地球发假新闻、孤立政府大楼等等。（毫无疑问，没有迈克我们不可能攻下月球，更不用说控制它了。）

我提议让教授成为“亚当”。理由充分：教授一直是我们整个革命的策划者和理论家，每个人都认识他，一些核心同志知道他是“比尔同志”，所有人都认识、尊敬这位贝尔纳多·德拉帕扎教授。相信我的话吧，月球上一半重要人物都曾是他的学生，其中很多人是从其他地区来的。月球上每一个重要人物都认识他。

“不行。”教授说。

“为什么不行？”怀娥问道，“教授，你是大家选中的。告诉他，迈克。”

“我先保留我的意见。”迈克说，“我想听听教授怎么说。”



“我想你已经分析过了，迈克。”教授回答，“亲爱的怀娥同志，如果有可能，我肯定不会拒绝。但没有办法能让我的声音和亚当的一样——大家都是通过声音知道亚当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迈克才让他的声音过耳难忘。”

我们考虑能否让教授换上衣服，在电视上讲话，让迈克把教授说的话转换成亚当的声音。但这个提议马上被否决了。认识教授的人太多，大家都听到过他讲话，他的声音和讲话方式没法和亚当的完全一致。然后，又有人提议能否让我成为亚当——我和迈克的声音都是男中音，而且没多少人知道我在电话中的声音，更没人知道我在电视上的声音了。

我一口否决了这个提议。就算知道我是主席的助理，别人也会大吃一惊的。人们决不会相信我是一号人物。

我说：“我们可以想个折衷办法。亚当一直是个神秘人物，我们就让他继续以这种方式存在。戴着面具出现在电视上，让教授提供身体，迈克提供声音。”

教授摇摇头：“在革命最危急的时刻，领导者却戴着面具，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我想像不出什么方法比这更打击人民的信心了。不行，曼尼。”

我们又建议去找个演员来。那时月球上还没有专业演员，但在月球居民演员协会和新布尔什维克戏剧协会中有许多很棒的业余表演者。

“不行，”教授说，“就算我们能找到一个具有领导气质的演员，如果他打算变成拿破仑，当独裁者，怎么办？况且我们不能再等了。最迟不超过明天早上，亚当必须开始处理事务。”

“那样的话，”我说，“你实际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使用迈克，但永远不让他上电视，只能通过收音机。必须找个借口，总之要保证亚当不露面。”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教授说。



严厉的月亮

“曼，我最老的老朋友，”迈克说：“你为什么说我不能被人看到？”

“难道你没听我们的话吗？”我说，“迈克，我们必须让亚当的脸和身体出现在电视上。你有身体——但只是几吨金属而已。你没有脸——真是个幸运儿呀，不用刮胡子了。”

“凭什么说我不能显示出我的脸？我没有声带，但不是正在讲话吗？我能以同样的方法显示出我的脸。”

我愣在那儿，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我盯着我们租下那间房间时安装的电视屏幕，看到脉冲波不断发出，电子互相追逐。对于迈克来说，整个世界就是各种各样的电脉冲，从他的内部发出、接收或闪现。

我冲迈克嚷道：“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你做不到！你能很出色地发音，因为一秒钟只需做出几千个判断，对你来说就像爬行那样慢。但建立一个电视图像需要每秒钟做出一千万个判断。迈克，我知道你速度很快，快得我没法想像。但决不可能快到那种地步！”

迈克轻轻地说：“曼，要不要打个赌？”

怀娥忿忿地说：“迈克说行就行。曼尼，别用那种方式说话。”（怀娥认为电子的大小形状跟小豌豆差不多。）

“迈克，”我慢条斯理地说，“我不会跟你打赌。好了，你试试吗？要我为你打开电视机吗？”

“我自己能开。”他回答。

“你能保证开的是这儿的这一台吗？这个表演可千万不能弄到别的哪台电视上去。”

他有些不耐烦了：“我没那么笨，现在瞧我的吧。我承认，这么做差不多会消耗掉我的全部资源。”

我们静静地等待着。屏幕上显示出中性灰色，隐隐带着扫描



线。屏幕又一次变黑，接着一道黯淡的光出现在中间，逐渐凝结成椭圆形云状，一块亮一块暗。这不是脸，就跟在地球上看到天上的云一样，隐隐约约有那么点脸的意思。

它变得清晰了一点，让我联想起细胞膜。一张模糊的脸。

突然间，图像锐利了。我们看见了“亚当·塞勒涅”。

是一张成熟男人的照片，静止的，不会动，后面也没有背景，只有一张好像从印刷品中剪下来的脸。但对我来说，这正是亚当·塞勒涅，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

就在这时，他笑了，动了动嘴唇和下巴，舌头舔舔嘴唇，动作很快，把我吓了一跳。

“我看上去怎么样？”他问道。

“亚当，”怀娥说，“头发不应该那么髻，该中分。你看上去就像戴了假发，亲爱的。”

迈克改了改。“这样好点了吗？”

“不那么差了。不过你为什么没有酒窝？我想你笑的时候应该露出酒窝，像教授那样。”

迈克，哦，不，应当说亚当又露出了微笑。这次他有酒窝了。“怀娥，我该穿什么？”

“你在你的办公室吗？”

“我是在办公室啊，今天晚上，肯定在。”背景变成了灰色，接着聚焦，变成彩色。他身后的墙上挂着日历，显示出日期：2076年5月19日，星期二。钟也显示出正确时间。他肘旁放着一盒咖啡，桌上有张家庭合影，两男一女还有四个孩子。背景里还有声音，是老圆顶广场传来的嘈杂声，比平常响一点。我隐约听到了叫喊声和远处传来的歌声：西蒙改编的赛马曲。

屏幕之外响起金瓦拉的声音：“先生？”

亚当转过头，“我正忙着呢，艾伯特。”他耐心地吩咐，“除了B支部的电话，其他一律不接，一切由你处理。”转过身又道，



严厉的月亮

“好了，怀娥，还有别的建议吗？教授，你觉得呢？曼，我的朋友，我能通过吗？”

我揉揉眼睛，“迈克，你会做饭吗？”

“当然会，但我用不着做，我有妻子。”

“亚当，”怀娥说，“劳累了一天，你怎么看上去还是那么精神？”

“我不会因为小事情烦恼疲惫。”他看着教授，“教授，如果图像可以的话，让我们讨论一下明天我该说些什么吧。我想我们先在全部八百个新闻广播频道里公布消息，整晚滚动播出，还要通知各支部。”

那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我要了两次咖啡，迈克一亚当说他也想来一盒饮料。我点三明治时，他吩咐金瓦拉也给他拿点儿吃的来。我看到了艾伯特·金瓦拉的侧脸，他是个典型的阿拉伯人，彬彬有礼，却又带点嘲弄人的表情。以前我还不知道他的长相呢。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迈克也吃，有时嘴里塞着食物还说不停。

我问迈克是怎么做到的（我毕竟是干这一行的嘛）。迈克告诉我图像建立好后，大部分程序都已自动化，他只需把注意力集中在脸部表情上就行了。我很快就忘了这是张伪造的脸，只知道这是迈克一亚当，在通过电视和我们对话。这可比用电话方便多了。

到了凌晨三点，我们终于商定了决策。迈克把演讲预演了一遍，教授作了些补充，迈克又修改了一下，最后我们决定休息，就连迈克一亚当也在打哈欠了——实际上迈克整晚都在照看月球的诸般事宜：监控与地球之间的信息传递，继续孤立政府大楼，监听大批电话。教授和我合睡一张大床，怀娥蜷缩在睡椅上，我灭了灯。我们总算能卸下身上的担子，好好睡一觉了。

早饭时间，亚当·塞勒涅对自由月球发表演说。



他温和、坚强、热情、令人信服。“自由月球的公民们、朋友们、同志们——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亚当·塞勒涅，自由月球委员会主席。月球终于自由了，我们终于自由了。长期盘踞在我们家园里的那个所谓的政府已经被推翻。我是我们自己的新政府——紧急委员会的临时负责人。

“不久之后，你们就会拥有自己选择的政府。成立政府的速度取决于大家。”亚当微微一笑，做了一个请求帮助的手势，“这期间，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会尽我所能。当然，我们也有可能犯错误，希望你们能予以宽容。同志们，要是你们还没有把你们的身份告诉朋友和邻居，现在是时候了。月球居民们，你们的同志、你们的邻居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做，希望你们能服从他们。只有这样，我才能很快退出，大家的生活才会尽快恢复正常。这将是一种全新的正常生活，没有政府的高压，没有监守长官的监督，没有部队驻扎在这里，无需通行证，更没有搜查和专横的拘捕。

“实现这一切之前必须有个过渡期。请你们先回去工作，继续正常的生活。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一样。回去工作，工资照发，我们会决定什么工作是需要，什么工作在我们获得自由之后已经不再需要，什么工作必须加以修改。而在此之前，你们的工作不变。新来月球的公民们，在地球上被判刑、被流放至此的人们——你们自由了，你们的刑期满了，但同时我希望你们能继续工作。你们不是被迫的——高压统治的日子过去了，这只是对你们的希望。当然，你们完全可以选择离开政府大楼，去任何地方都行……往返政府的管铁服务将马上恢复。但在你们行使新的自由权去城镇之前，请你们三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生活还算富裕，食物可能花样不多，但毕竟是热的，而且准时供应。

“为了暂时担负起已不存在的政府的必要职能，我已请月球



严厉的月亮

之家公司总经理来为大家服务，暂时由这家公司代行政府职能。他们会开始分析，如何既能消除原政府的专制统治，又能汲取其有用的部分为我所用。所以，请你们帮助他们。

“在我们中还有一批来自地球的居民。你们好！各位科学家、旅游者还有其他地球人，你们目睹了一场罕见的大事——一个民族的诞生。诞生意味着鲜血和痛楚，这些我们已经经历过了，我们希望流血的过程现已结束。我们不会给你们带来不必要的不便，你们回家的航程会尽快安排好。我们也欢迎你们留下，更欢迎你们成为这里的居民。但是现在，我请求你们不要进入廊道，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事件和伤害。希望你们对我们有耐心，我会要求我们的居民对你们也保持耐心。来自地球的在天文台或其他地方工作的科学家们，请继续你们的工作，不必顾及我们。这样你们甚至可能根本注意不到我们在建立一个新国家时所经历的混乱，还有一件事——我很抱歉我们要暂时干涉你们与地球交流的权利，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审查制度很快就会废除——我们也像你们一样憎恨这种做法。”

亚当又加了一个要求：“不要来见我，同志们，如果一定要找我的话，打电话就可以了。也可以给我写信，我们会忽视你们的来信。我没有分身术，昨晚一夜没睡，今晚可能也睡不了多长时间。我没时间出席大会，讲话，握手，没时间接见代表团，我必须坐在书桌边工作——这样我才能完成工作，才能尽快把工作移交给你们。”他露齿一笑，“想见我就像见玩笑者西蒙一样困难。”

整个演说持续了十五分钟，要点就是：回去工作，耐心点，给我们时间。

那些科学家们几乎没给我们时间——我早该料到，这是我的活儿呀。

所有与地球的通讯都是通过迈克完成的。但那些狡黠的科学



家们手里的电子设施多如牛毛，能塞满一座仓库。下决心这么干以后，他们几个小时就装配出了一台可以联系地球的设备。拯救我们的是一位认为月球应该获得自由的旅游者，他想方设法给亚当·塞勒涅打电话。电话转到了我们从C级和D级挑选出来的一批女同志中的一位那里。在那次电视讲话后，一半的月球人不管迈克的要求，纷纷打电话给亚当·塞勒涅。有提出请求的，也有一些好管闲事者指手画脚告诉亚当应该如何开展工作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电话公司里有一位热心过分的同志，把这些电话转到了我这里。接了一百多个电话之后，我们建立了这个缓冲小组。幸运的是，接到那个重要电话的女同志头脑很清楚，知道这个电话不能用通常的说说宽心话的做法随便打发。她给我打了电话。

几分钟后，我和芬·尼尔森还有一伙手持武器的热心同志，坐着管铁舱前往实验室所在地区。向我们告密的人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只告诉我们发射机在什么地方。那些科学家们正要发送信息就被我们擒住了。幸好芬的动作快，他们才保住小命，还能喘气儿。跟我们一块儿去的人手痒痒，差点扣扳机。但我们不想杀鸡给猴看，芬和我在路上就商量好了，不能杀他们。吓唬科学家们也不容易，他们不吃这一套，所以还得想别的办法来对付他们。

我把发射装置踢得稀巴烂，命令他们的主任把所有人集中在食堂里，要求点名——在一部电话旁边点名。然后我跟迈克通话，向他要了名单。我对主任说：“博士，你说他们都在这儿，我们却找不到谁谁谁。”——我点了七个人的名字——“让他们马上到这儿来。”

那几个不在这儿的地球人，主任刚才通知过他们，可他们拒绝了，理由是不想停下手里正在干的活儿——典型的科学家。

大家都到场了，月球人在房间的一边，地球人在房间的另一



严厉的月亮

边。我发话了。我对地球人说：“我们尽量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你们，但你们中有三位却设法、或许已经成功地向地球发送了信息。”

我转向主任：“博士，我可以来一次大搜查：宿舍、表层建筑、所有实验室，每个地方都搜到，并捣毁所有可能用来发情报的设备。我自己干的就是电子这一行，知道哪些电路元件可以转化成发射装置。假如说，我把所有可能用于传递信息的设备全部捣毁，而且我脑子不好使，不想冒险，所以把所有我弄不懂的东西都破坏掉，请问结果会怎样？”

瞧他的样子，你准会以为我要干掉的是他的亲生儿子呢。他脸色惨白。“那样的话，所有研究都不得不中断……毁坏无价的数据……浪费呀。哦，不知道能折算多少钱，就算五亿美元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可以不破坏它们，而是把那些设备全部收缴上来，你们手里还剩下什么设备，就凑凑和和用好了。”

“那跟毁掉它们差不多一样糟。你必须明白，先生，如果一个实验被中断——”

“我知道。我想了个办法，比搬东西方便——搬来搬去时很容易弄丢几件什么。还是这样做比较便当：我们把你们带到政府综合大楼，安排你们住在那儿。过去不是有骑兵营房吗？不过，这么做同样会毁了你们的实验。对了，你从哪里来，博士？”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

“这么说，你在这儿已经五个月了，肯定一直在负重锻炼。博士，如果我们那样做，你就再也回不了普林斯顿大学了。如果你把你从这儿转到其他地方去，我们会把你锁起来，你找不到锻炼器械。如果这种紧急状态持续一段时间，你就会变成一个月球人，不管你喜不喜欢。你手下其他科学家也一样。”

一个派人去叫了两次才来的傲慢家伙走上前来，“你们不能这么干，这是违法的！”



“什么法，先生？你家乡的法律吗？”我转过身，“芬，给他看看法律。”

芬走上前，把枪口对准那个人的肚脐眼，大拇指开始往下按扳机——没打开保险，从我站的地方看得见。“不要杀他，芬！”我说，“非这么做你们才相信的话，我会亲手干掉这个人。你们互相留心点，再一次犯法将会扼杀你们回家的机会，也会破坏你们的研究。博士，奉劝你想点办法，让你的手下规矩点。”

我转向月球人，“同志们，让他们老实点。建立起自己的警戒体系。不要被他们的话麻痹了，每一个地球人都要紧紧盯着。要是你们不得不干掉某人，不要犹豫。”我转向主任，“博士，每一个月球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去任何地方，甚至去你的卧室。只要涉及到安全问题，你过去的助手现在是你的领导。如果他要盯着你或其他任何人去厕所，别反抗，说不定他紧张之下会开枪的。”

我又转向月球人，“安全第一，你们每个人都在为某个地球人工作——监视他！你们要轮流值勤，别错过任何东西。牢牢地监视他们，让他们连个捕鼠器都别想偷偷做，更别说发送情报了。如果安全方面的职责影响到你们的工作，不用担心，工资照发。”

我看到有人咧开嘴笑了。当时，实验室助手是月球人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但他们只能在地球人手下工作，这些地球人瞧不起我们，连那些装出高尚模样的地球人骨子里也瞧不起我们。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接电话的时候本打算干掉那些不听话的。但教授和迈克让我的头脑清醒了：我们的计划不允许我们与地球之间发生不必要的暴力。

我们在实验区周围安放了“耳朵”——多频敏感接收器，因为即便是定向性能最好的装置也会散逸出少量信号。迈克监听着



严厉的月亮

该地区所有电话。这些事做完后，这方面能做的就只有提心吊胆地啃啃手指头，默默祈祷别出事了。

目前我们感到比较轻松，地球那边没有什么新消息，他们看来毫无怀疑地接受了修改后传送过去的消息，私人通讯、商业通讯和政府信息传送看上去都很正常。与此同时，我们拼命工作，尽量把几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压缩到几天内完成。

这期间只有一段比较空闲的时间。没有来自地球的客船，下一班客船的抵达时间是7月7号。不过即便真有客船上来，我们也可以应付——可以骗船上官员去“和监守长官进餐”或其他什么，然后在飞船推进装置旁布置哨兵，或者干脆拆除其推进器。这样一来，没有我们的帮助，飞船别想起飞。因为那时候，飞船要起飞，必须从冰上吸水供给反应堆。运输谷物的货轮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而我们这里每天都要起飞谷物运输船，所以从资源上说，每月最多只能向一班客运飞船供水。这就意味着即便有飞船上来，也并不是一个不能克服的困难。不过有这样一个空闲间隙还是挺好的，我们使出了吃奶的劲儿，竭力制造出跟往常一样的假象，直到我们有能力保卫自己为止。

粮食运输船的发运跟以前一样。就在芬的手下闯进监守长官府邸时，月球仍旧向地球弹射了一艘粮食船，下一艘船也准时出发，其他各班次也都依次弹射出发。

在过渡期间，我们不敢有丝毫疏忽，也不敢蒙事。教授知道他在做什么。对一个像月球这么小的国家而言，谷物的运送事关重大，不能说变就变，太多太多的人每天的面包和啤酒全靠它。如果我们的委员会下令禁运并停止购买谷物，我们就会被赶下台，换上做法不同的另一个委员会。

教授说必须有一段教育时期，这期间粮食船还像往常一样发射。月球之家公司雇用了前政府部门的职员记账、开收据，各种发送都假借监守长官的名义，迈克还模仿监守长官的声音与地球



政府通话。副行政长官明白与我们合作对他的寿命大有好处，于是变得非常通情达理。总工程师麦金泰尔也在继续干他原来的工作。只要给他机会，他就是个真正的月球人，而不是天生的工贼。其他部门的领导和助手也都没问题，生活像以前那样继续着。我们太忙了，没时间拆散政府系统，只留下对我们有用的部分。

有十几个人出面宣称自己是玩笑者西蒙，西蒙写了一首粗鲁的短诗戳穿了他们，还在《月球报》、《月球真理报》和《锣报》的头版上配发了图片。怀娥卸了妆，恢复了原来的金发碧眼，去了趟新的弹射器所在地看望格列格，然后花十天时间回在新加坡月城的老家，还带去了一直想去那儿看看的安娜。怀娥需要休息休息，教授催她去度假，说她在那边也可以通过电话跟我们联系，再说，加强与新加坡月城的党内联系是很有必要的。怀娥度假期间我接管了她的阿飞兵团，斯利姆和黑兹尔作我的助手，他们聪明伶俐，可以完全信任。当斯利姆发现我就是博克同志（他自己的党内称呼是以C开头的），而且每天都能见到“亚当·塞勒涅”，时，顿时对我充满敬畏。当然他还有很多其他优点，是个不错的合作伙伴。黑兹尔现在是曲线玲珑，这不能全归功于姆姆的好饭好菜，她到了发育年龄了。斯利姆急于把黑兹尔的名字改成斯通，只要她乐意被收养就行。至于目前，他热心地和我们朝气蓬勃的红发姑娘共同从事党务工作。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积极。只说不做的人很多。还有许多人认为只要我们消灭了维和重骑兵，逮捕了监守长官，斗争也就结束了。其他人则因为知道了自己在党内处于下层而愤愤不平，希望选一个能让他们处于领导层的新机构。亚当接到了无数个提出这种要求的电话，他只管听着，表示同意，向他们保证他们的服务不会白费，大选不会等得太久——然后请他们找教授或我。我们也曾试图让这些野心勃勃的人担起一部分工作，但我不记得